



張國榮

不如我們從頭來過

關熙潮
◎ 著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序 言

二〇一四年六月的某個晚上，我出差返程，汽車在高速路的霧氣中緩行。

北京邊界的空氣是雨沒下透的黏稠，混合著人汗的味道。忙碌了一天，周身疲憊，我栽歪在半打開的窗玻璃上忽睡忽醒。廣播裡的幾聲重鼓讓我微微提起精神，強迫症作祟，聽到熟悉的旋律必須要想起歌名，否則就會難安。

“是愛慕，愛慕，叫我心痛苦；愛慕，愛慕，達到瘋顛程度……”

我恍然，是《愛慕》，然後坐直身子，再也睡不去了。

你會否也有這樣的經歷，某段時間留意起某件事，它的影子便時時縈繞在周圍。你好像生活在一個命題作文裡，太多偶然的際遇都離不開“中心思想”？

“再來聽一首張國榮的歌吧……”節目主持人不依不饒，我入神地聽《紅》，

看著沿途夜色氤氳，感覺比夢境還抽離。

近來大多數時日都是同他度過的，音樂播放器的列表被攻陷，iPad 裡的離綫電影也全是他的。這個名字一直熟悉，這個人，直到最近才完全不陌生。我尋著記憶、搜著資料，直到時間的裂谷慢慢癒合，我著陸在那個已經遙遠的年代，亦步亦趨地尋覓，帶著對結局的預知，旁觀故事的開始。

一晃十多年，多少人幫他講了故事，用仰望的姿態、華麗的修辭，給他鍍上一層又一層的光色，使他越發遙不可及。

其實，大可不必。以人心的溫度看人心，逝者就會為你生還。他的困頓或成長、圓滿或破碎，總有你切身的感受。

愛他生命的璀璨光火，也應看到被映照的芸芸浮生，包括我們自己。

目錄

Chapter 1

浮生

“沒有甚麼值得我去記得，沒有甚麼值得我去留戀。”張國榮這樣總結自己的童年。這話帶著負氣的成份，他厭惡自己殘缺的過往。

命運是性格的折射，他的內心孤傲倔強、非黑即白，面對這個世界，他依然是個長不大的孩子。

伊始	012
女人	017
手足	022
早熟	025
浮生	032

Chapter 2

來者

香港人常用一句話來鼓勵後輩——連張國榮都要熬十年。由此可見，他曾經的努力是深入人心的，經歷的艱辛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他不是一夜成名的速食明星，跟所有普通人一般，在荊棘中摸爬滾打，跌跌撞撞地走過青春的迷途。

新路	038
觸礁	044
奈何	049
相印	054
戀曲	062
來者	067

Chapter 3

風 起

歷經千錘百煉，專輯 *Leslie* 發佈了。以歌手的英文名為專輯名，這主意很是霸氣。也許在做唱片文案企劃的時候，大家就有隱隱預感——*Leslie* 的時代要來了。

命運玩了次先抑後揚的大手筆，讓你在低谷絕境之處，得到深刻的閱歷，也收穫了患難之交，更覓得知心的愛人。

轉機	070
並進	076
緣分	082
情路	087
風起	093

張國榮的第一個巔峰時期，也宣告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完結。灼目的光華被永遠銘記，一段征程終於開花結果。自那以後，他屬於傳奇，被後人津津樂道。

他是十二少，是寧采臣，是擁有白金唱片銷量的巨星，是享譽海內外的當紅偶像。

高歌	098
揚威	106
猛進	116
爭霸	119
光華	126

Chapter 4

光 華

Chapter 5

五年

告別，應該是對安靜的渴求吧。有時高處不勝寒，有時高處不勝煩。

不論如何，這五年，張國榮收穫了滿滿的讚譽。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個又一個的電影角色之中，在金馬獎拿到的原創歌曲獎，對張國榮的音樂才華是意味深長的鼓勵。背向舞台，他依然是音樂創作的翹楚。

白色	130
涅槃	135
轉生	140
虞姬	145
五年	152

Chapter 6

還夢

《寵愛》宣告了張國榮的王者歸來，也是他完全走向個人化的開端。他的心靈真正地掙脫桎梏、走向了自由，甚至有些肆無忌憚。他徹底擺脫了偶像歌手的窠臼，呈現最本真的靈魂色彩。

天王	160
寵愛	164
自我	171
春光	178
還夢	188

被成功翻唱的經典太多，有一些甚至讓人忘記了原唱。可是《我》，要的是靈魂深處的高度共鳴，還有“獨孤不求勝敗”的人生境界。它是獨屬於張國榮的自傳，複製不得，超越不了。也許，唱出《我》，也是天時所定。一切行至巔峰，做好自我總結，人間的使命就要結束了。

尾站	192
掠影	199
理想	209
熱情	212
天時	219

“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。逝水如斯，而不捨晝夜，人生無常。唯獨愛有永恆，讓我們繼續寵愛張國榮。”
灰飛煙滅，夜闌靜，有誰共鳴。

絕唱	224
偷心	229
異度	233
紀念	239
煙滅	242

附錄

張國榮人生大事記	244
張國榮唱片年表	248
張國榮參演電影表	250

Chapter 1

浮 生

在他口中，童年一片慘淡。

那時怎會知道，命運是以怎樣的形式，影響一個人。

從呱呱墜地，到睜開雙眼。

你見浮生，你是浮生。



I 伊始

降世的嬰孩，十有八九要啼哭。睜開眼睛，看到的風景迥異。

智慧混沌未開，所有朦朧的念頭形成於孩提的記憶。

忘了昨天午飯的味道，卻能記起兒時一頓美味的色澤；翻查通訊錄才能想起誰的名字，卻能對著舊照片如數家珍地報出他們的糗事；在 KTV 裡吼叫著半生不熟的流行歌曲，卻搜不到往昔銘記的第一支旋律。

小時候啊，活得最不經意，不知昨日不問明天，卻悠悠然地成為一個烙印。它映照今後的成長，種下深深的情結。

彷彿人的所有天賦稟性都是與生俱來的，帶著萬變不離其宗的個人色彩，一直扎向生命盡頭。也有人說，童年的富有或貧窮、熱鬧或孤獨，都在潛移默化地催逼出獨特的個性。

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，香港北岸，灣仔。

一個嬰孩降生在一幢五六層高的宅子裡。六個兄弟姐妹、兩個用人，還有一個已經癱瘓了的外婆。

他是張國榮，剛降生時取名為張發忠，在家中排行老十。老三、老四和老九很小的時候就夭折了。九哥恰恰是死於九月十二日，許多人說，發忠應該是老九轉世來的。

這麼多子嗣，張家算是人丁興旺。這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，實在是稀鬆平常。

如果想得到足夠多的嬌寵，要麼你是獨生子，要麼排行老幺。張國榮



是後者，卻是個孤獨的老幺。

有兄弟姐妹總是好的，學齡前便有人做伴，可以結夥對抗父母，手拉手肩並肩為“一丘之貉”。但大姐和二姐最投機，五姐和六姐年齡相當，七哥和八哥在一起。張國榮跟頭上的八哥就相差八歲，大姐大他十八歲之多，在年齡層上已是孤立無援了。

“以前的樓房面積都較大，平時都很寧靜。就算很多客人來了，我自己一個人在房裡，他們都不知道。但我也不會大吵大鬧說沒大人陪我玩。這算是無聲的抗議吧。”張國榮說。

寂寞與否，應該是童年的第一意識。對於貧富家世，其實並無太多概念。

要是非論起貧富來，張國榮算是幸運的。他從小就能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，沒有經歷食不果腹的痛苦。

父親張活海是洋服店的老闆，白手興家創業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香港中環旺鋪地段，經營的是荷里活潮流服裝。“張活海”三個字繡在大招牌上，就是讓顧客趨之若鶩的理由。

一次，荷里活著名演員加利·格蘭來到張活海的店裡，要定製兩件名貴的上衣，其中一件必須用頂級羊絨製成，還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趕製出來，連料子帶工錢一共兩千多港幣。兩天後，張活海捧著縫製好的兩件衣服來到加利·格蘭入住的酒店。待穿上後，張活海問他是否滿意，加利表示非常滿意。這時，張活海放心地從口袋裡掏出四百港幣，坦言由於頂級羊絨缺貨，用的是次級羊絨。本打算如果他不滿意，就把收了的錢全數退還。加利很開心，認為張活海是個“誠實的商人”，允諾他回去後會多介紹顧客登門。於是，就有了馬龍·白蘭度、威廉·荷頓等荷里活巨星的接踵而至。

張國榮
Leslie Cheung

不如我們從頭來過

012|013

按張國榮的話說，父親是一個極其有生意頭腦的商人。

名聲遠揚，加之張活海賣的衣服都是荷里活最流行的時尚款，眾多明星相繼光顧。順理成章地，這家洋服店成為服裝界和演藝界的紐帶。張國榮日後便完成了這樣的跨界——學的是紡織，搞的是演藝。

家庭環境未必直接決定個性，卻影響著一個孩子的品位。遠離經濟核心的地段會孕育出“鄉非殺馬特”（內地網絡用語，指鄉村非主流），暴發戶的子嗣也迷戀穿金戴銀。作為一個洋服店老闆的孩子，所接觸的時尚文化，當然是最前沿的。見得多了，氣質也能被熏陶得優雅，張國榮的審美觀就是這樣一點點形成的。他幫父親送貨的那段日子，目睹了香港繁華的淺水灣，腦海裡就浮現了開著跑車在街上兜風的畫面。這頗有文藝格調的幻想，在日後也成為現實。

“我見過很多氣質優雅的人，自那開始便嚮往生活上的享受。”

“Tailor King”是張活海的綽號，翻譯過來就是裁縫之王，但張國榮對此嗤之以鼻，覺得好土，像外國人似的。

他和父親的關係並不親近。如果換到現世，他足以和無數人“拚爹”，還是個有錢、有名望、有手藝的爹，但他們父子的情感是缺失的，這對一個孩子而言是無法補救的。張活海工作忙碌，一年到頭除了節假日很少回家。

張國榮成名後，曾經這樣回憶道：“很多人都認為，我小時候不跟爸爸媽媽一起住是不大可能的事。但偏偏碰巧就這麼有可能發生在你們熟悉的我的身上。現在我說這些可以用過去時了，可能就沒有那種心酸，沒有那種不開心了，但現在提起來心裡還是好像有根刺，其實現在都人到中年了，就不應該太在意自己的過去了。”

父母在中環的店舖有兩層樓，他們住在樓下，樓上是工廠，這樣的安



排是為了管理工人做工，卻也犧牲掉了陪孩子成長的樂趣。

“那時的大人都不太關心孩子的心理。或者我沒那麼幸運吧！總之我爸媽不太理我們心裡在想甚麼，或者他們也沒那麼開通。那時父母說甚麼，孩子都要照做，當時也沒甚麼禁止虐待兒童的機構可以投訴，我並不是說父母虐待我們。小孩子給媽媽打其實是一種好事，但我連被打的機會都沒有，更不用渴望星期天我爸爸帶我去花園照相了。”

那一年，張國榮六歲，讀一年級。當時的他已經生得非常漂亮，一雙大眼睛，嘴唇紅紅的，看著跟個洋娃娃似的。他來到爸爸的辦公室，碰到幾個伯伯和叔叔。面對這麼漂亮的小朋友，長輩們心生憐愛，不禁問道：“仔仔，爸爸有沒有請你飲茶？”

“飲茶”與其說是飲食習慣，莫不如稱之為一種相處形式。在北方人看來，那意境應該是閒散放鬆的，滿滿的溫情氛圍。

這對他們父子當然不可能。所以，張國榮回答了一句很怪的話：“我們不認識。”

事後回想起來，張國榮已經記不清父親對這話作了何種反應，大概是沒有反應。如果有一絲一毫的惱怒，小朋友都會竊喜地記在心裡——畢竟這代表父親在乎他啊。

直到後來，張活海對兒子的態度都沒有太多改變。那個年代流行到游泳池游泳，張活海酷愛游泳，是冬聲冬泳團的團長。那個時代的香港，游泳池並不多，張國榮經常和用人各花兩毛錢到西環的一個游泳池游泳。有一天，他們不巧在石階上碰見了張活海和他的一眾朋友，張活海看到自己的兒子就好像看到好朋友的兒子一樣，摸了摸他的頭，然後塞給他一大把錢。張國榮只能把這錢移交給用人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張國榮
Leslie Cheung

不如我們從頭來過

014|015

父子關係的親疏，對孩子的心理影響極大。張活海卻成了張國榮心裡的反面教材，提到父親，他反覆用到的詞是“自私”。

即便關係疏離，張國榮對父親除了隱隱的恨意外，也有尊重和愛。他說，父親對他的愛是無條件的，只是這愛不知如何表達，也不想學會表達。

零星的記憶裡，父親曾經給他買過新衣服，也帶著他到唱片店買唱片，讓他享受自己喜歡的音樂。

所以，張國榮曾這樣說：“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會是一生一世，我今日的事業，是父親間接的激勵，甚至我家中各兄弟姊妹的婚姻也受到父親的影響，包括我自己在內。”

又愛又怨。



2 女人

在誤拍三級片《紅樓春上春》時，已有人評價張國榮跟賈寶玉是極為相似的，天生尤物，風華絕代，命運都是一樣的大起大落。賈寶玉的一生是離不開女人的，胭脂濃香如影隨形，這一點跟張國榮大相逕庭。

自幼開始，家裡三個年長的女性就鋪陳出了三段命運，搖曳於塵世，各自孤獨。

張國榮的母親潘玉瑤很早就跟張活海結婚了，幫忙打理一些日常的瑣事，然後就生了“一窩孩子”。張家有兩房人，另一房並無所出。

潘玉瑤的心裡是極不平衡的，年輕的時候曾經向張活海索要家用，卻遭到一口回絕。另一房姨太太也不是好惹的主兒，兩女共侍一夫，爭風吃醋是肯定的。因為惱氣，繼母甚至拿尿淋過張國榮。

張活海在感情上並不是個安分的人，用張國榮的話說，就是“頗中意女人”，拈花惹草，招蜂引蝶。他經常到尖沙咀的半島酒店租房，約一些美麗的女士聊天。潘玉瑤為此鬱鬱寡歡，甚至找來私家偵探調查張活海。夫妻感情的不斷惡化，興許令她覺得嫁錯了人；加之工作忙碌，嗷嗷待哺的子女反而顯得累贅，更別論甚麼母愛了。

有一張舊照，是張國榮五歲時和母親一起拍的——張國榮坐在汽車上，傻笑著目視前方。潘玉瑤在一邊站著，雙手交疊，一隻胳膊倚在車上，盯著鏡頭。微捲的頭髮垂在後頸，大花旗袍裹著豐腴的身材。母子之間並沒有任何親密的動作和眼神的交流，更像是一對陌生人。

張國榮
Leslie Cheung

不如我們從頭來過

016|017

在張國榮看來，母親也是自私的，程度遠勝於父親。張國榮長大之後，母子兩個在寶豐大廈一起住，那個時候就已經覺得合不來，更像是一對普通朋友，保持有禮有節的關係。出於孝道，張國榮在經濟上一直支援母親。

張國榮三十二歲那年，母親已經年邁。他把母親接到自己住的來帕路斯海濱的公寓。在傳統家庭中，老母親和兒子的相處，就算不親昵成怎樣，至少也是溫和放鬆的，偶爾拌拌嘴也再平常不過。但潘玉瑤還會小心翼翼地問：“能不能借用一下洗手間啊？”

也許兩個人都試圖付出努力，但錯過了最好的時機。到了這樣的年紀，已經不想再費力挽回甚麼。即便跟母親相處的時日遠比跟父親的多出許多，張國榮卻說，母親對他的愛是有條件的，不同於父親。如果今時今日他不是有所成就的張國榮，這段母子關係怕是會變成另外的樣子了。

淡漠的親情，給張國榮的心理投下了一層陰影，致使他對婚姻關係極其不信任。“如果相愛，沒有這一紙婚姻證明書，一樣可以過得很好；如果要分手，有這一紙婚約也改變不了甚麼。”

他最喜歡的舅舅結婚了，張國榮看著舅母嫁過來，在宴席上號啕大哭，拚命地用手去抓舅母，肝腸寸斷的樣子讓長輩們不知所措。

親情的缺失究竟能造就甚麼？它至少會是一根刺，永遠扎在心裡。所謂原諒，遙遙無期。

當滿世界都在歌頌母愛的時候，總會有一些形單影隻的孩子，擁抱著無助的童年。

在那棟老房子裡，還有一個女人。她跟張家並無親緣關係，在張國榮看來卻是家裡的一份子。她是用人，叫六姐。

二〇一一年，許鞍華執導，葉德嫻、劉德華主演的《桃姐》上映。影



片講述了一對勝過母子關係的主僕情。桃姐是 Roger 的用人，把他從小拉扯大。成年後的 Roger 待桃姐如生母，一直照顧她養老，直到最後天人永隔。影片引起轟動之時，張國榮已經離去八年，如果他能坐在電影院裡看到這部片子，一定會淚流滿面。他的性格是感性而寬厚的，何況這故事本就是他自身的寫照。

慈愛溫厚的雙臂攬他入懷，陪他一起玩耍，看著他在游泳池裡嬉戲……如果沒有六姐，張國榮的童年幾乎會徹底暗淡。她在張國榮的生命裡出現了三十四年，看他成長、揚名。當初，張國榮想走演藝道路，由子承父業的“中環十二少”轉戰歌壇，遭到了家裡的強烈反對。在這個關頭，是六姐偷偷地給他經濟上的支持，鼓勵他走自己想走的路。

“六姐的地位恍如歌曲 *Monica*（張國榮成名曲）中的主角，她對我噓寒問暖，把我從小帶大，是健康又愉快的工人。這位工人在我心目中已經不是工人，地位已超越我母親，我非常珍惜六姐，我覺得親密情人失去後可以再找，但如果她突然消失，我指的是百年歸老，我會非常傷心，她是我一生之中對我最好的一個女人。”

對生命的美好領悟，緣於記事之初給你溫熱的人。

跟大多數孩子一樣，童年記憶裡至少會有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。你曾以為她出生時便是那個樣子，以佝僂的形態存在。你不理解她在絮叨些甚麼，也不知道她為甚麼行走不靈光，她就是那麼尷尬地活著。

張國榮的外婆六十歲就癱了，平時有用人服侍，伺候她梳洗、飲食。雖然從小就跟外婆一起住，但他們只是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罷了。

外婆是個孤獨的老人，很少說話，坐在紫藤椅上，看著孫輩們吵吵鬧鬧，很少有機會看女兒女婿一眼，只知道他們很忙。

張國榮
Leslie Cheung

不如我們從頭來過

018|019

外婆的去世，讓張國榮終生難忘。

小學一年級，張國榮放學回家，來接他的照舊是六姐。

“十仔，一會兒回家別害怕啊，外婆睡著了。”六姐說。

張國榮一頭霧水，仰著臉問六姐說：“甚麼叫睡著了？”

六姐愣了一下，語塞了，拉著張國榮的小手繼續走。

回到家裡的時候，表哥表姐們全都來了，親戚們匯聚一堂，痛哭流涕。

表哥走過來，說：“十仔，再來看一眼外婆。”

外婆是坐在藤椅上死去的，嘴巴微微張開，腦袋栽歪到一側，皮膚已經呈黑紫色。哭聲在周圍此起彼伏，張國榮盯著外婆的臉，直到有人來七手八腳地收斂，大人們也顧不得哭，跟著一起忙活起來，趕去殯儀館。

這是張國榮第一次感受到神秘的死亡。

眾人的淚水是看得見的，素黑的衣裝是看得見的，安詳的遺體是看得見的，唯有生老病死的深厚意義，需要漫長的時間去體味。

屋子裡少了一個人，這是最直觀的感知。擺弄一下藤椅，薄薄的灰，坐在上面的老人不見了。

身為幼者，當你降臨人間，許多家人都老了，甚至已經垂垂暮矣。

潘玉瑤，張國榮的母親，一個委委屈屈的正房，在不幸的婚姻裡終其一生。她的市儈、無奈與冷漠，碎片式的形象，拼拼湊湊也拼不出“母親”二字。可曾有那麼一時，她願意坐下來，一針一綫地為兒子縫補衣服，看他穿在身上，露出帶有成就感的笑意；可曾有那麼一時，凝望著鏡中白髮，知道大去之期不遠，拉著兒子健碩的臂膀，囑託人生不易？她的心事，已無人知曉。

六姐，漂泊一生沒有定所。在她尚未老去的時候，哺育過這個特別的



孩子。情同母子，有些東西卻終究不可代替。她和張國榮，都有各自的孤獨。

外婆，去世如存在一般靜默。所有人都會離開，只是大多數人不是傳奇。在去世前一秒鐘，頭腦裡一幕幕的畫面，將是怎樣的苦樂，又有多少道不出的厭倦、訴不盡的流連？

俱往矣。

張國榮

Leslie Cheung

不如我們從頭來過

020|021

3 手足

張國榮的兄弟姐妹幾乎可以湊成一支足球隊。

許多不明就裡的人甚至還會問：“張國榮是獨生子嗎？”也難怪，他是很注意保護家庭隱私的。六個在世的手足，現在都已人過中年，走在各自的人生路上。除了大姐張綠萍，其他人的姓名鮮有人知。

在張國榮的記憶裡，兄弟姊妹相處的畫面還歷歷在目，透露出來的卻只有隻言片語。

第一次感覺被人疼惜，是來自於八哥。張國榮小時候還是很調皮的，曾經把乒乓球吞在嘴裡吐不出來，是八哥用手指頭幫他摳出來的。

令他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一次逛街經過玩具攤時，看中了一台用來播卡通片的放映機，張國榮拿起來左右端詳，愛不釋手，一詢價才知道要三十八塊錢。這在當時已經算是昂貴的了，家人不肯買。張國榮傷心地大哭起來，一直哭回了家，且竟然哭出病來。八哥見了很是心疼，就用打工賺來的錢，買下了那台放映機。

八哥疼弟弟是不在話下的，有一次還跟大姐張綠萍為此大打出手。

大姐是個學業勤勉的人，一直用功讀書，可八哥跟張國榮就屬於典型的懶學生。張綠萍為人好強，不允許弟弟疏忽學業，就一直嚴厲地加以監督。但張國榮在學校裡死性不改，受到了老師的責罰。回到家後，大姐火冒三丈，舉起父親廠子裡出產的掛衣架一通暴打。一旁的八哥看不下去了，邊護著弟弟邊說：“你知不知道這樣打人很痛啊！”



張綠萍怒目圓睜道：“跟你有甚麼關係！”說著，又甩掉打爛的衣架，抄起了皮帶。

八哥見狀，忍無可忍，搶過皮帶追打張綠萍。張綠萍的氣勢和力道都不輸男子，她轉身換了兵器，舉起家裡的可樂玻璃樽砸向了八哥的腦袋。

回想起這段小插曲，張國榮依然會笑出聲來。

雖然算命大師說過張國榮與“水”不和，但張國榮愛游泳，誰都攔不住。他的第一條泳褲十分花哨，白色的底色上面，有五顏六色的小魚游來游去。這個圖案設計讓其嗤之以鼻，覺得像是帶著溺水的魔咒。果不其然，年幼的張國榮因此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。

那年張國榮七歲，在沙灘旁邊的一個游泳棚練習游泳。時代在變，游泳圈也不斷改良，從泳車輪過渡到泡沫膠。怎奈泡沫膠直徑太大，張國榮屁股太小，套進去後，整個身子又漏了下去。幾番調整姿勢，張國榮終於安穩地坐在上面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撥弄著水，忽然一個浪打過來，他整個人都翻倒了。同行的六姐沒有發現狀況，依然在悠閒地遠望海景，好在張國榮有驚無險，躲過了一劫。

第二次是和八哥一起去的。八哥當過海童軍，身體健碩水性又好，兩人來到游泳棚後，一猛子扎了進去。因為當時天氣炎熱，許多水母浮上來透氣。張國榮游著游著就發現身旁有一隻大水母，他知道這東西有毒，一旦被蜇凶多吉少，於是慌了神，想奮力游回岸邊。可是越著急，手腳越不聽使喚，幸好被及時救到岸邊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

第三次，是大姐張綠萍和她男友帶著大家一起去遊玩。七哥的體型是重量級的，又不會游泳，卻是個膽大的冒失鬼。當時他直接從浮台跳上了張國榮的浮床，把整個浮床都砸翻了，幸好張國榮還套著個救生圈，哪

張國榮
Leslie Cheung

不如我們從頭來過

022|023

知這個自私的七哥搶走了他的救生圈，拚命游向岸邊，害得張國榮險些溺水。

事後回想起來，張國榮還不停抱怨七哥的自私。

他依然記得，小時候為了節省房屋的空間，兄弟三人睡三層上下鋪的鐵床，七哥要玩“大風浪”，讓張國榮睡在三層，接著使用力扭動身軀，整個鐵床搖搖欲墜。

“好大風啊！好大浪啊！”七哥快樂地搖晃著，張國榮撲通一聲從三層摔到了地板上。

同一屋檐下成長，同輩人的親情，不論如何都有一種“同呼吸、共命運”的意味。即使年紀相差懸殊，關係並沒那麼密切，也依然無法忘卻。

在張國榮逝世一個月後，張綠萍辭去了工作，專心打理弟弟的後事。當時的她，已經是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的首任總幹事、前婦女事務委員會委員。在她的支持下，香港管弦樂團舉行的《光影留音張國榮》音樂會隆重舉行。

回望從前，張綠萍說，張國榮剛出道的時候經常被人欺負，好多事情都不懂。因為她年長十八歲，就幫著弟弟解惑，溝通變多了，彼此更熟悉，就更愛他了，覺得他真的很好。

當年父親不同意張國榮去唱歌，支持他的除了用人六姐，還有張綠萍。

“幸好他選擇了演藝界，沒有繼續讀書，否則就難有今天的成就。”張綠萍感慨，“我跟他從沒離開過。”



4 早熟

學齡時的記憶都是濃墨重彩的。同齡的人濟濟一堂，總會有許多樂事。步入校園的張國榮，開始面對另一個大世界。

張國榮的小學是在聖路琦讀的，這是張綠萍和前夫曾經任教的地方。有了親人的庇護，張國榮在幼兒園完成了三級跳，直接從低班殺進了小學一年級。但是，面對更高層次的要求，張國榮無法適應，所以他留級了。這個人生的“污點”在張國榮看來很平常：“我覺得一點也不奇怪，因為我比人家少學了一年，很多東西都不明白，等於補讀幼稚園高班。”讀了兩年的一年級後，張國榮就再也沒有留級，順利地一直升到六年級。

張國榮和五姐最親密的接觸，是在剛上學的時候練習毛筆字。學校的作業留得多，書法又必須得練，甚麼“上大人孔乙己”，搞得張國榮很是頭疼。毛筆字沒練出章法來，五姐又嫌棄張國榮英文字太爛，讓他學練鋼筆字。一支加個筆頭的小棍子，蘸上墨水，點幾下寫幾個字，接著再蘸，蘸了再寫。不管字練得怎麼樣，倒是能磨煉耐力。可惜張國榮並未學成，中文、英文都寫得差強人意。

當時校園流行穿 Adidas 的運動鞋打籃球，男孩子們步履生風地奔跑在球場上，看著帥極了。張國榮不甘落後，買了名貴的籃球鞋馳騁在球場上。他很熱愛運動，羽毛球打得也不賴，甚至還跟校長較量過。

除了男孩子都愛的體育運動，張國榮並沒有參加太多文藝活動。有一段時間，姚蘇蓉在香港非常受歡迎，演唱會一票難求。學校流行唱歌比

張國榮
Leslie Cheung

不如我們從頭來過

024|025